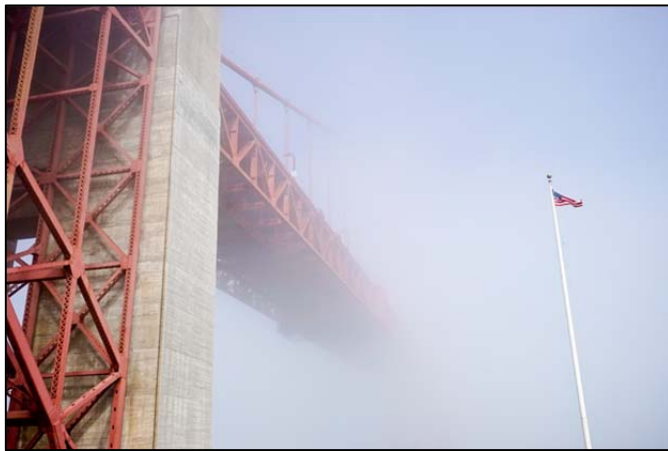


由此岸到彼岸的絕路橋？

余創豪 Chong Ho Yu (Alex)

chonghoyu@gmail.com

到底一張隨手拍下的快照和一幀令人動容的藝術照片有什麼區別呢？根據攝影師伊恩平特（Ian Plant）所說，前者是平鋪直敘的直接記錄，而後者則講出一個趣味盎然的故事情節。平特說，每個人和每件事都有一個故事，而攝影師的使命，就是要找出這個故事，並以一個引人注目的方式將故事呈現出來。這類照片至少包含了三個故事：第一個是照片背後的真實故事；第二個是藝術家試圖告訴別人的故事；最後一個則是每個觀眾從照片中想像出來的故事。而三者之間可能沒有任何關係。



現在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，今年三月我去了舊金山拍攝其著名地標：金門大橋。哪一處是拍攝金門大橋的最佳地點呢？有人建議到馬里山岬（Mari Headlands），而有人則建議到堡壘站（Fort Point）。馬里山岬位於高海拔，雖然我可以從山岬上看到整座橋樑的鳥瞰圖，但我所得到的無非是另一張明信片般的照片。相比之下，堡壘站給予我

一個嶄新的角度，堡壘站是位於金門大橋南側的軍事堡壘，它建成於美國內戰前，其功能是保衛舊金山灣。我去了堡壘站兩次，第一次天高雲淡，但第二次卻是濃霧深鎖。

我慶幸在煙水迷離的那日自己沒有去馬里山岬，當天從遠距離根本沒有人能夠清楚地看到橋樑的任何一部分。當我走近堡壘站的時候，我才看到橋樑的一小部分，而其餘全部被隱藏在濃霧中。這讓我想起西湖十景之一的「斷橋殘雪」，每當瑞雪初晴、乍暖還寒之際，皚皚白雪覆蓋了西湖白堤東端，造成了斷橋的錯覺，真是蔚為奇觀。白雪給人明淨清朗的心境，但在那空靈奇詭的濃霧下，我的心頭卻湧現起抑鬱灰暗的感受，我想起了「絕路橋」（A bridge to nowhere）。有趣的是，那時候美國國旗正默默無言地站在斷橋的旁邊。

照片背後的真實故事是：金門大橋慣常地在一個大霧天悄然隱退。而我的故事是：美國人可能正在走上一條不歸的絕路橋。筆者住在加州阿蘇薩（Azusa），我由金門斷橋而聯想到位於阿蘇薩附近聖蓋博山脈的絕路橋，該建設項目開始於一九三六年，建造這座橋

的原意是要連接聖蓋博谷與萊特活區，然而，於一九三八年當工程仍在進行中的時候，一部分道路被洪水毀掉，該工程因此而被放棄。對阿蘇薩居民而言，斷橋是前功盡廢的代名詞。今天，美國面臨的問題堆積如山：飆升的國債，日益倒退的教育水平，基督教的影響力逐漸下降，黨派政治惡鬥，許多改革都只是淺嘗即止、無疾而終……等等。這是斷橋嗎？我們知不知道要往去何處呢？

不同的觀眾可能會從照片想像出不同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歡看電影，你可能從照片聯想到一齣二零零九年的電影，該電影的名字正是【絕路橋】，這是關於四個年輕人的故事，他們被卡在沒有出路的工作，於是試圖通過非法手段去賺快錢。起初，他們很快便飛煌騰達，但後來以悲劇收場。在這裡絕路橋象徵著一個「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」的悲劇人生。

以上所有故事似乎都很消極，但是，如果你是一個挪威人，絕路橋樑可能令你振奮起來，挪威的確有一條絕路橋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似乎是一座勾魂奪魄的斷橋，其實它還有你看不見的另一端。同樣，金門斷橋也可以演變為一個積極的故事：霧天的斷橋似乎會帶你走上絕路，雖然濃霧阻礙你眺望遠處，但是，如果你越走越近，至少你可以看到橋的一部分。若果你相信這條精鋼鑄成的橋樑是永遠屹立不倒的話，即使在霧雨飄散下，你仍然可以由此岸穿越到彼岸。

2014.4.7